

绩溪



程慕斌 邵之惠 章灶来 著

绩水淌过旧光阴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顾问\王世华 洪永平

主 编\潘小平

副主编\陈 瑞 毛新红

总策划\金久余

策 划\潘振球 程景梁



程慕斌 邵之惠 章灶来 著

绩水淌过旧光阴

JIE

NGYIN



全 国 百 佳 图 书 出 版 单 位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绩水淌过旧光阴 / 程慕斌, 邵之惠, 章灶来著. — 合肥: 安徽人民出版社, 2018.6 (乡愁徽州 / 潘小平主编)

ISBN 978-7-212-09956-5

I. ①绩… II. ①程… ②邵… ③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4008 号

潘小平 主编

绩水淌过旧光阴

程慕斌 邵之惠 章灶来 著

选题策划: 胡正义 丁怀超 刘 哲 白 明

出版人: 徐 敏 出版统筹: 徐佩和 责任印制: 董 亮

责任编辑: 蒋越林 装帧设计: 宋文岚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人民出版社 <http://www.ahpeople.com>

地 址: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

邮 编: 230071

电 话: 0551-63533258 0551-63533259 (传真)

印 刷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8.25 字数: 155 千

版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12-09956-5

定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乡愁深处是徽州

潘小平

家庭是中国人的宗教，乡愁是中国人的美学。

每一个伟大民族，对世界文学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贡献：俄罗斯因幅员辽阔，横跨欧亚大陆，为世界文学贡献了巨大的贵族式悲悯和波澜壮阔的美感；法国文学因是摧枯拉朽的法国大革命催生的产物，充满了大革命的激情和憧憬，从而形成了浪漫主义的文学品格；十八世纪至二十一世纪，批判现实主义作为英国小说的优秀传统，一直是主导英国小说创作的主流；而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，则可用“乡愁”二字来概括。“乡愁”更是一种文化、一种传统。

什么是“乡愁”？“乡愁”就是故乡的土、故乡的人、故乡的老屋和老树，是儿时傍晚母亲的呼唤，是海外游子对家乡一粥一饭、一草一木的眷恋，是诗人李白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的怅然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，发展出了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审美体系。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崔颢的“日暮乡关



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”，王安石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，李益的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，岑参的“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。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”，等等，不仅表达了悠悠不尽的思乡之情和漂泊之感，更表达了一种笼罩于具体思绪之上的对“故乡故土”的思念。因此中国人的“乡愁”，不单是对自己生活过的具体的故乡、故土、故人、故物的不舍，也是对整个中国历史、整个文化传统的感念，是浓缩了的“故国时空”，是审美化的民族情感。它不仅是地理的，还是历史的；既是个人的，也是民族的；既是情感的，也是审美的；既是具体的思念和愁绪，也是一种无形的氛围或气息，氤氲缭绕，久久不散。它可以是屈原时代的汨罗江、抗战时期的嘉陵江，也可以是苏东坡的长江；可以是杜甫的江南、李白的江南，也可以是郁达夫的江南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文化乡愁”，代表了中国人的—种历史归宿感和文化归属感。

表达和抒发“文化乡愁”，是我们组织编撰这套丛书的初衷，也是它的精神指向和情感指向。

相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徽州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，它包括绩溪、歙县、休宁、黟县、祁门和今天已经划归江西的婺源，以及在一定历史时期同属于徽州民俗单元的旌德和太平。进入皖南山地之后，峰峦如波涛般涌来，能够感到纯粹意义的地理给人带来的震撼。从地理环境上看，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单元。早在南宋淳熙《新安志》的时代，徽州就有“山限壤隔，民

不染他俗”的说法。所谓“山限壤隔”，是说徽州的“一府六邑”处于万山环绕之中，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；所谓“民不染他俗”，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，徽州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，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。从唐代大历四年（769年）开始，到明清之际，徽州的辖区面积一直都比较固定。据道光《徽州府志》卷一《舆地志》记载，清代徽州府东西长三百九十里，南北长二百二十里，如果采用现代计量单位，总面积为12548平方千米。

山高水激，是徽州山水的特点，因此进入徽州，桥梁会不断地呈现。那都是一些老桥，坐落在徽州的风景中，画一般静默。不知为什么，徽州的老桥，总给人一种地老天荒的美感。常常是车子在行驶之中，路两边的风景一掠而过。蓝天、白云，树木、瓦舍，在山区的阳光下，水洗一般的清澈。突然，一座桥梁出现了，先是远远的，彩虹一样地悬挂，等到近一些了，才能看清它那苍老而优美的跨越。这时会有一些并不宽阔的溪流，在车窗外潺潺流淌，远处有农人在歇息、牛在吃草。

不知道那是一条什么河，也不知道它最终流向哪里去，在徽州，这样叫不上名字的河流溪水遍地流淌，数不胜数。“深潭与浅滩，万转出新安”，所以人在徽州，最能感到山水萦绕的美好。在徽州的低山丘陵间，新安江谷地由东向西绵延伸展，它包括歙县、休宁和绩溪的各一部分，面积超过一百平方千米。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休屯盆地，在徽州，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望平畴



了。这里土层深厚，阡陌纵横，鸡犬相闻，缭绕着久久不散的炊烟。迁入徽州的许多大家望族，都居住在这一带，一村一姓，世代相延。有时翻过一道山岭，或是进入一条溪谷，会突然发现其间烟火万家，那便是新安大姓聚族而居的村落了。在徽州，聚族而居是一种普遍的风俗。因此徽州的村落大多屋宇错落，街贯巷连，醒目的粉墙黛瓦，富有鲜明的皖南民居特色。徽州的街巷，也多是青石铺成，路两边的沟渠里，长年流水淙淙。徽州老屋，是中国大地最具辨识度的建筑，“有堂皆设井，无宅不雕花”，是对徽州民居的最准确的形容。“堂”指阶前，“井”指天井，徽州建筑所谓的“四水归堂”，是指将住宅屋面的雨水集于天井之中。徽州民居的各个部分，主要是门楼、门罩、梁架、窗棂、栏杆等处，都饰以各类雕刻，“徽州三雕”艺术，就集中体现在这些地方。

在徽州的村落里，耸然高出民居的最雄伟宏丽的建筑，是祠堂。祠堂是全宗族或是宗族的某一部分成员共同拥有的建筑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。名宗右族，往往建有几座甚至几十座祠堂，祠堂连云，远近相望，是徽州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现象。而牌坊是与民居、祠堂并存的古建筑，共同构成徽州独具一格的人文景观。“七山一水一分田，一分道路加庄园”的自然环境，造成了徽州人深刻的危机意识，为了生存，人们蜂拥而出，求食于四方。徽谚所谓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”，由此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商业力量，史称徽商。徽商的经营范围，以盐、

典、茶、木为主，而徽商中的巨商大贾，大多是盐商。明代万历年间，徽商逐渐取得了盐业专卖的世袭特权，他们大都宅居于长江、运河交汇处的扬州一带。明清之际，江浙共有大盐商三十五名，其中二十八名是徽商。几百年来，徽商的足迹无所不至，遍及天涯海角，在东南社会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以至于在江南一带，有“无徽不成镇”的说法。

今天看来，徽商重大的历史贡献，在于它以雄厚的财力物力，孕育出了灿烂的徽州文化。从广义的文化范畴来看，徽州地区在徽商鼎盛的那一历史阶段，一切文化领域里的成就，都达到了当时我国、有些甚至是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。比如徽州教育、徽州刻书、徽派朴学、新安理学、徽派建筑、徽州园林、新安画派、徽派篆刻、新安医学、徽派版画、徽州三雕、徽州水口等。而这一时期，徽州的自然科学、数学、谱牒学、方志学，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，并且富有特色。徽剧和徽州菜系的诞育与形成，更是与徽商奢侈的生活方式有关，所以梁启超才在他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，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乾嘉时期学术的贡献，与南欧巨室豪贾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相提并论。清末民初，安徽涌现出那么多的思想家和精神领袖，是明清两代经济文化积累的结果，流风所至，一直影响到“五四”前后。

而今天，这一切还存在于大地，在新安江沿岸，至今还留有一些水埠头，比如渔亭、溪口和临溪，比如五城、渔梁和深渡……而古老的新安江也一如既往，日夜奔流，两岸的老街、老屋、老

桥，祠堂、牌坊、书院，在太阳下静静站立，被时光淬过的木雕、石雕和砖雕，发出金属般久远的光芒。而绵长如岁月一般的思绪，在作家们的笔下缭绕，给你带来人生的暖意和无边的惆怅。

徽州还好吗？老屋还在吗？曾经的徽杭古驿道，还有行旅吗？

乡愁深处是徽州，徽州深处是故乡。

2017年12月1日

于匡南

目 录

001	乡愁深处是徽州
001	在脊背上行走与仰望
013	情重乡关
026	望不断的乡 流不尽的愁
054	一匹来自远古乡野的狗
062	刻刀与光阴的美丽情话
086	走过一张纸的距离
108	情思履和堂
143	一株秧苗的前世今生
171	歌谣里的乡愁
193	文庙又传读书声
214	舌尖上的乡愁

在脊背上行走与仰望



初秋的一天，乡下的姐夫准备盖新房，请我过去。

这天大概就是所谓的黄道吉日，秋高气爽，在一片菜园地里，大家正在画线钉桩。父亲说，按照风俗需要请老郎神，祭拜土地。

于是，父亲用黄表纸、纸金银、红纸、烧香等老物件扎成老郎神，供奉在旧房梁下，姐夫和姐姐祭拜老郎，然后端着贡品来到宅基地，拜土地爷。

这老郎是何方神圣？父亲说，在徽州，特别是绩溪，民间造房子要先拜老郎，据说他是鲁班的高徒，后来成了建筑业的老祖宗。做房子是徽州人一辈子的大事，马虎不得，祭老郎图的就是一个吉利。

我终于明白，绩溪方言中评价一个人办事老道、稳妥，就说他“很老郎”，原来典出于此。

宅基地里刚放完鞭炮，姐夫便抡起锄头开挖，此时，从村庄的水口方向，又传来一阵炮仗声。我们循声望去，原来是有人结婚，一顶气派的徽式花轿颤颤悠悠地走来，新郎头戴官帽胸佩红花，在前头引路，媒婆散发喜糖，唢呐震天，爆竹欢响……凑巧，在拥挤的人群里，一个人吸引了我，只见他抽着精致的旱烟筒，这只烟筒铜皮银心，看样子年头不小，一问竟比我还大几岁，他打趣地说，俺这只烟杆快成明星了。



※ 乡村里的老婚俗

今天真是个黄道吉日，竟在同一天同一个地方邂逅这些习俗，仿佛穿越了旧光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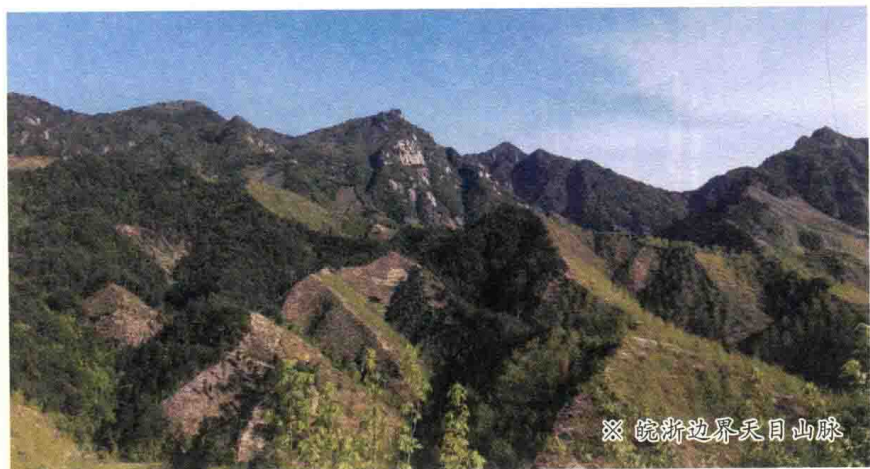


放眼绩水徽山，
其实有许多地方，
正以各自的方式收
藏曾经的美好和快乐。



※ 绩溪“望羣門”

在江南，绩溪就像一个特立独行的小伙，又如一位袅袅婷婷的姑娘。其地势最高，通常被称作“宣徽（歙）之脊”（羣岭即徽岭），方圆一千多平方公里，十八万儿女，生活在“黄山与天目山的结合部，长江和钱塘江的分



※ 皖浙边界天目山脉



水岭”。正因为在这两大名山的结合部，两大水系的分水岭，注定孕育出不同寻常的“山魄”和“水魂”。



※ 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：
绩溪胡适先生



※ 中国近代著名富可敌国
红顶徽商：绩溪胡雪岩

如此“山魄水魂”，造就了不同凡响的历史和文化，在绩溪，随意踩踏一块石板，就会触动一个朝代，随意走进一座民居，就会偶遇一个名人。因在脊背，千溪发源，这里也成了徽州文化和乡愁的源头。千百年来，在脊背上倔强、艰难行走的人们，靠着“芒鞋踏破岭头云”的精神，不断仰望历史和远方，在徽州与天最近的地方，书写着瑰丽和传奇。

大年三十，北村就忙了，四十岁的男丁值年，在祠堂里举行盛大的“祭社”仪式，这是一种流传数百年的古老祭祀活动。家里豢

养的社猪壮如牯牛，重达三四百斤，精心装扮以后抬至祠堂“进贡”，一排社猪齐刷刷架在供桌前，人们非常虔诚地祭拜祖灵和社神。全村做包做馕，



※ 赛琼碗上的社猪

见者有份，管吃管饱，晚上夜幕降临，全村欢舞板凳龙，一家一条凳，接起来就是一条长龙，街巷里弄，一片欢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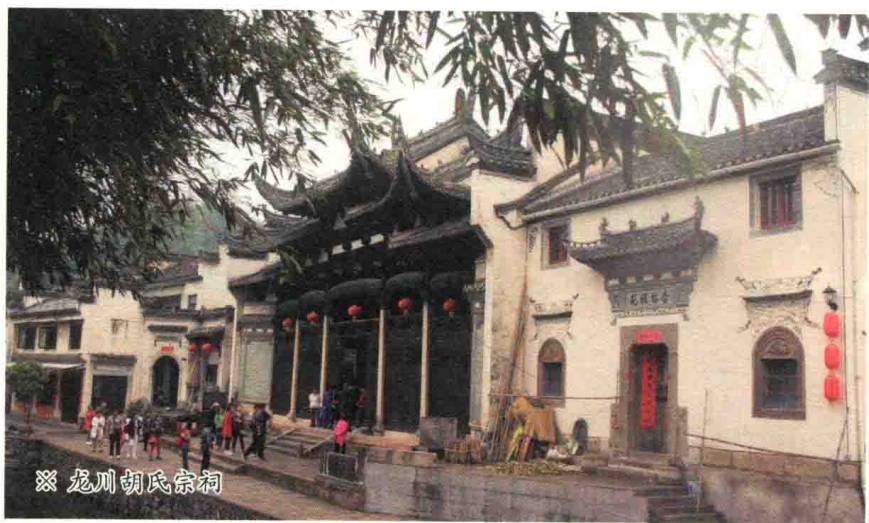
正月初四，伏岭村的戏迷们坐不住了，在村里的老戏台，一场



※ 赛琼碗上的祭祀队伍



年年都要上演的徽戏又开锣鸣唱了。“锣鼓响，脚板痒”，绩溪人特别爱看戏，徽戏在这里扎了根，开了花，长成了大树。当年，伏岭村的戏班响当当，徽戏闹台非常热烈，就连小孩子也不甘示弱，争抢着学戏，童子班从此一炮走红，成了香饽饽。在村中的祠堂，一百多年前置办的戏服、盔头，还有手抄的工尺谱至今仍完好地躺在柜子里，刺绣和做工特别考究。



元宵节刚过，汪静之的岭北古村落余川的村民们就忙着汪公祭祀了，火狮舞、火马舞、龙舞轮番上场，舞动着整个村庄。不管老的少的，男的女的，全村个个参与，还有回村过年的，在外打拼的，一个不能少。村庄沸腾了，火狮喷出的浓烈火焰，燃烧着人们的欢乐心情，火马的急切马蹄声催促着幸福的脚步，一条条长龙在村中游动，欢快的锣鼓和震天的唢呐，叫醒了大会山的春天。

三月三，踏青忙。登源河的上游石川村，一百多人，一色古老服装，抬着五帝，游着龙舟，跳着大旗，百年前轰轰烈烈的船会“复活”了。在村口的山头上，一座五帝城赫然在目，人们争相在此祭

